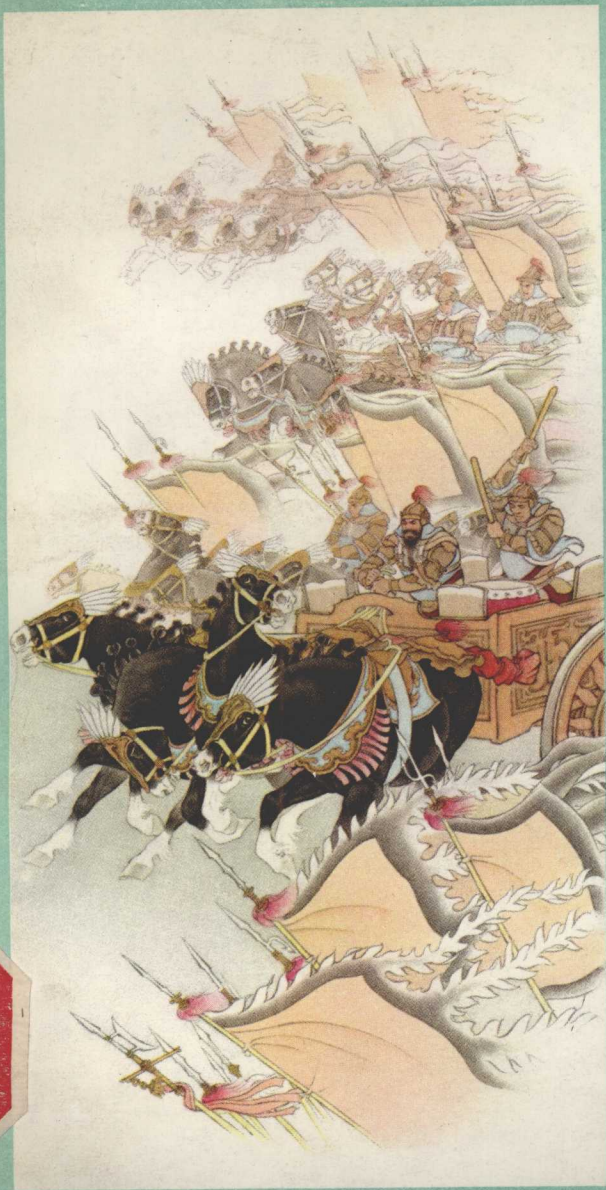


春秋故事

林汉达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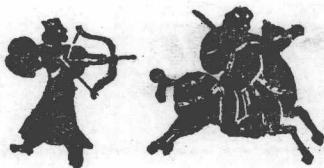


中国历史故事集

春秋故事

古 事 今 談

林汉达编著



精裝函裝平裝各 行式種詳或取基出社中

字千 17 章田 2 221: 2801×7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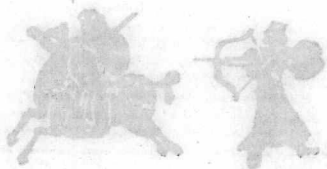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第 1 卷第 1 期 1 年 2 392

京 02.0.信家 價 000,200-100,222 號印

封面插图：刘继卣

林汉达著



春秋故事

林汉达编著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5印张 74千字

1962年3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2月北京第5次印刷

印数235,001—605,000册 定价0.30元

113	关即出影
121	险藏蛆虫
127	只辨基脚
132	国医常医
141	兵养星可

目 次

千金一笑	1
兄弟相残	7
暗箭伤人	13
管鲍之交	17
一鼓作气	23
老马识途	28
仙鹤坐车	34
唇亡齿寒	39
五张羊皮	44
“仁义”大旗	50
饱不忘饥	55
退避三舍	64
犒军救国	72
放虎回山	78
桃园打鸟	88
一鸣惊人	96
搜孤救孤	102
晏子使楚	109

混出昭关	113
鱼肚藏剑	121
掘墓鞭尸	127
周游列国	135
石屋养马	141
卧薪尝胆	147
7	153
8 后记	153
VI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千金一笑

“千金一笑”的故事出在两千七百多年以前。那时候，中国还没有皇帝，皇帝这个称呼是秦始皇开始的。中国在三千年以前的一个朝代叫周朝。周朝最高的头儿不叫皇帝，叫天王。两千七百多年以前，周朝有个天王，叫周幽王〔幽 yōu〕。这位周幽王什么国家大事都不管，光讲究吃喝玩乐，还打发人上各处去找美人儿。有个老大臣叫褒珩〔bāo-xiāng〕，他劝天王要好好管理国家，爱护老百姓，不要把老百姓家里的姑娘弄到宫里来。周幽王听了，冒了火儿，把褒珩下了监狱。

褒珩在监狱里关了三年，眼看着没有放出来的指望了。褒家的人一直给他想办法。他们想：“天王既然顶喜欢美人儿，我们得在这上头打主意。”他们就上各处去找美人儿，还真给他们找到了一个顶好看的乡下姑娘。褒家把小姑娘买了来，就算是褒家的人了，取了个名字叫褒姒〔sì〕。褒家教她唱歌跳舞，把她训练好了，打扮起来，送到京都镐京〔在陕西省西安市西边，镐 hào〕献给周幽王，算是来替褒珩赎罪的。

周幽王一看见褒姒长得这么漂亮，真是说不出来的高

兴。他越瞧越爱，觉得王宫里头的美女都加到一块儿也抵不上褒姒的一丁点儿。他马上免了褒姒的罪，把褒姒放出来了。从这儿起，天王日日夜夜陪着这位褒姒，把她当做心肝宝贝儿。褒姒可并不喜欢天王。她老皱着眉头子叹气，暗暗地流眼泪，进了王宫没开过一次笑脸。周幽王想尽办法叫她笑，她可怎么也笑不出来。天王就出了一个赏格：“有谁能叫娘娘笑一下的，就赏他一千斤金子。”〔古时候把铜叫做金子〕咱们有句成语叫“千金一笑”，也许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赏格一出去，就有好些人赶着想来发财。他们进了宫里，向褒姒说笑话，装鬼脸，演滑稽戏。褒姒见了这些人只觉得讨厌，把他们都轰出去了。

有一个顶能够拍马屁的下流人姓虢〔guó〕，叫虢石父，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说一定能叫褒姒笑痛肚子。他对周幽王说：“从前为了防备西戎〔西方的部族，周朝人把他们叫“犬戎”；戎 róng〕，在骊山〔在陕西省临潼县东南；骊 lǐ〕一带造了二十多座烽火台，每隔几里地就是一座。万一西戎打进来，把守第一道关的士兵就把烽火烧起来，第二道关上的人见了烟火，也把烽火烧起来，这么一个接着一个地都烧着烽火，临近的诸侯〔就是天王底下的小王〕瞧见了，就发兵来救。现在天下太平，烽火台早就没有用了。我想请天王跟娘娘上骊山去玩儿几天。到了晚上，咱们把烽火点着，烧得满天通红，让临近的诸侯见了，上个大当。娘娘见了这么些

兵马一会儿跑过来，一会儿跑过去，没个不笑的。您说我这个法儿好不好？”周幽王把眼睛眯成一道缝儿，天拍着手说：“好极了，好极了。就这么办吧。”

他们说走就走，带着褒姒到了骊山。有一位诸侯叫郑伯友，是周幽王的叔叔，他怕天王玩儿烽火出乱子，赶紧跑到骊山，劝天王别这么乱来。周幽王正在兴头上，这种话哪儿听得进去。他气着说：“我在宫里闷得慌，难得跟娘娘出来一趟，放放烟火，解解闷儿，这也用得着你管吗？”郑伯友碰了一鼻子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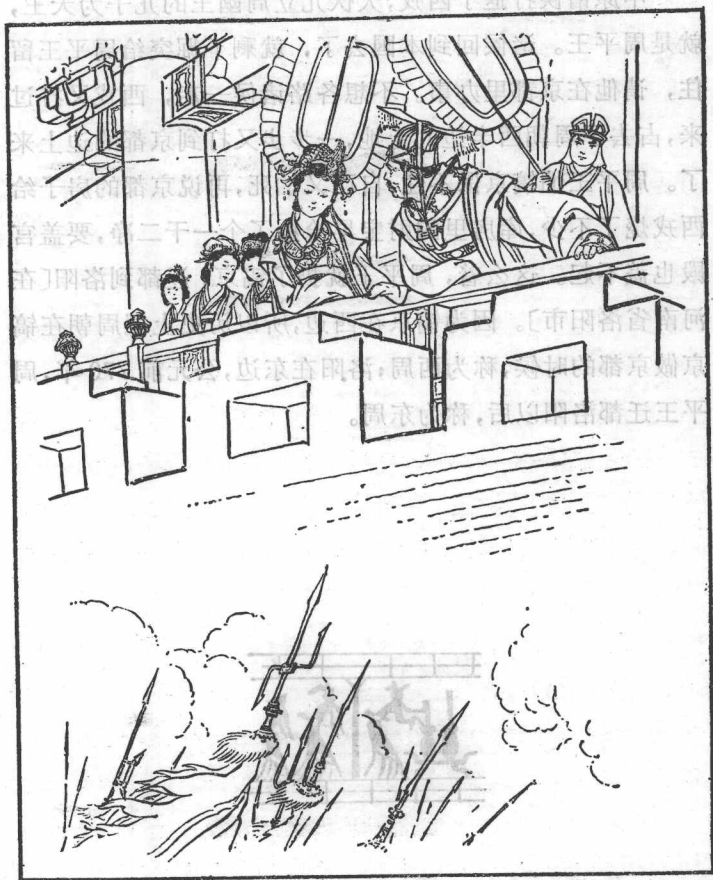
到了晚上，虢石父叫手下的人把烽火点起来，火越烧越旺，满天全是火光，烽火台一个接着一个都烧起来，远远近近，全是火柱子，好看极了，也可怕极了。临近的诸侯看见了烽火，以为西戎打进来，赶紧带领兵马来打敌人。没想到到了那儿，一个敌人都看不见，也不象打仗的样子，光听见奏乐和唱歌的声音。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周幽王叫人去对他们说：“各位辛苦了，没有敌人，是天王跟娘娘放烟火玩儿，你们回去吧！”诸侯们这才知道上了天王的当，一个个气得肚子都快破了。

褒姒根本不知道他们闹的是什么玩意儿。她瞧见这许多兵马乱哄哄地忙来忙去，跟掐[qiā]了脑袋的苍蝇似的在那儿瞎撞，就问周幽王：“这是怎么回事？”周幽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说是为了让她看了发笑。他歪着脖子，带笑地问：“好看吗？”褒姒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不由得冷笑了一声，

说：“呵呵，真好看！亏得你们想得得出这玩意儿。”这位糊涂到了家的天王还当褒姒真笑了呐，这高兴就不用提了，就把一千斤金子赏给了那个小人虢石父。他们玩儿几天，这才挺高兴地回到了京都。

隔了没有多少日子，西戎真打进来了。头一道关的烽火一烧起来，周幽王就慌了，他连忙叫虢石父赶紧把这儿的烽火点起来。那些诸侯上回上了当，这回就当天王又在开玩笑，全都不理他。烽火黑天白日地点着，也没有一个救兵来。京都里的兵马本来不多，只有一个郑伯友算是大将，出去抵挡了一阵。可是他的人马太少，打到后来，给敌人围住，被乱箭射死了。大将一死，小兵就乱了。西戎的人马象发大水似地涌了进来，把老百姓杀的杀，抢的抢。年轻的男女打不过敌人，被抓了去当奴隶。周幽王和虢石父都给西戎杀了，连那个老关在宫里没有真正开过一次笑脸的褒姒，也给他们抢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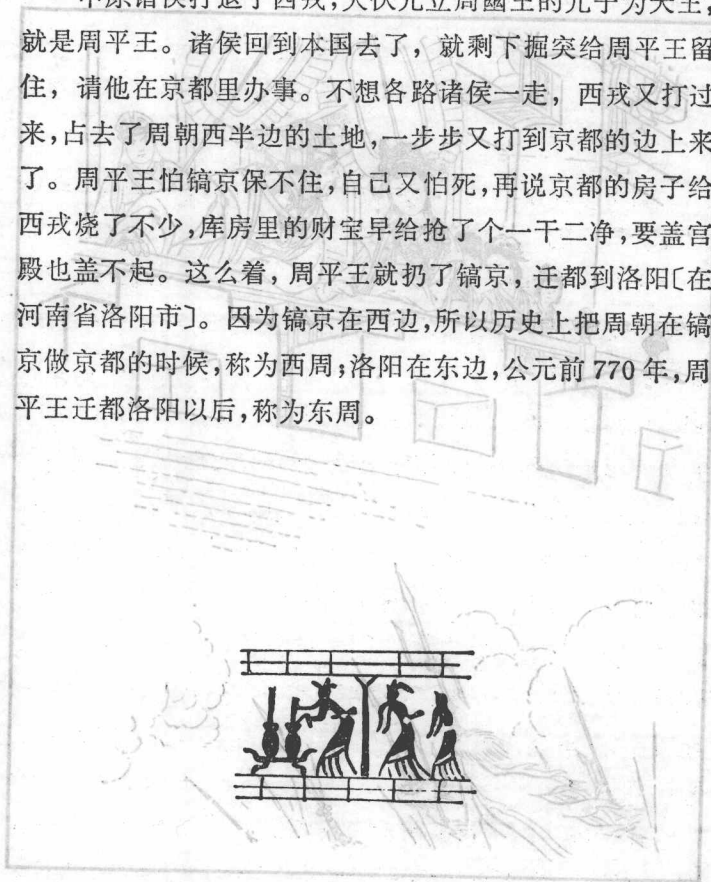
郑伯友是郑国的诸侯〔那时候郑国是在陕西省华阴县〕，他的儿子叫掘突〔掘 hū〕，一听见他父亲给西戎杀了，就穿上孝，带着三百辆兵车，从郑国一直赶到京都去跟西戎拚命。小伙子掘突胆子又大，人又机灵，加上郑国的兵马平日训练得好，一交战，就杀了不少敌人。别的诸侯这会儿才知道西戎真进来了，也都带着兵车上镐京来打西戎。西戎的头子看见诸侯的大兵到了，就叫手下的人把周朝多少年来积累起来的宝货财物全抢了去，放了一把火，乱七八糟地



褒姒瞧见这许多兵马乱哄哄地忙来忙去，不由得冷笑了一声。

退回去了。

中原诸侯打退了西戎，大伙儿立周幽王的儿子为天王，就是周平王。诸侯回到本国去了，就剩下掘突给周平王留住，请他在京都里办事。不想各路诸侯一走，西戎又打过来，占去了周朝西半边的土地，一步步又打到京都的边上来了。周平王怕镐京保不住，自己又怕死，再说京都的房子给西戎烧了不少，库房里的财宝早给抢了个一干二净，要盖宫殿也盖不起。这么着，周平王就扔了镐京，迁都到洛阳〔在河南省洛阳市〕。因为镐京在西边，所以历史上把周朝在镐京做京都的时候，称为西周；洛阳在东边，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迁都洛阳以后，称为东周。



。一丁突余僻由不，去第来新就地地居伊只逢音玄从期限奏

兄弟相残

周平王迁都以后，把东边的新郑〔在河南省新郑县〕封给掘突。后来，掘突娶了个妻子叫姜氏。姜氏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寤生〔寤 wù〕，据说姜氏生他的时候是难产，吓得直喊救命。婴儿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能怪他呐？可是姜氏就讨厌这个孩子。小儿子叫段，长得逗人喜欢，特别受到姜氏宠爱〔宠 chǒng〕。姜氏老在他父亲跟前夸奖小儿子怎么怎么好，将来最好把郑国的君位传给他。父亲掘突可不答应，还是照当时的规矩，立大儿子寤生为太子。公元前743年，掘突死了，寤生即位做了国君，就是郑庄公。郑庄公接着他父亲在天王的朝廷里办事。

姜氏眼见心爱的小儿子没有好地位，就对郑庄公说：“你接着你父亲当了诸侯，你兄弟也大了，还没有自个儿的地方住，老跟在我身边，成什么样儿？”郑庄公说：“母亲您看怎么办呐？”

那时候，封王封侯都有个城和许多土地。哪个城封给谁，谁就可以剥削那儿的老百姓，过着很阔气的日子。姜氏一听郑庄公问她怎么办，就说：“你把制邑〔在河南省汜水县西；邑 yì；汜 sǐ〕封给他吧。”郑庄公说：“制邑是郑国顶重要的

大城。父亲早就说过，这个城谁也不能封。”姜氏歪着头想了一想，说：“那么京城〔在河南省荥阳县东，荥 xíng〕也行。”京城也是个大城，郑庄公觉得很为难，只好不言语。姜氏可生了气了，她说：“哦，你这个城不许封，那个城不答应，还是把你兄弟赶出去，让他饿死得了！”郑庄公赶紧赔不是，说：“娘别生气，事情总可以商量的。”

第二天，郑庄公召集了文武百官，要把京城封给他的兄弟。大夫祭足〔祭 zhài〕反对说：“这哪儿行啊？京城是个大城，跟咱们的都城一样，是个重要的地方。再说段叔是太夫人宠爱的，要是他得了京城，势力大了，将来必定生事。”郑庄公说：“这是母亲的意思，我做儿子的不能不依。”他不管大臣们怎么说，把京城封给了段叔。从此，人们把段叔叫“京城太叔”。

段叔打算动身上京城去，来向他母亲姜氏辞行。姜氏拉着他的手说：“别忙！我还有话说呐。”她就咬着耳朵嘱咐他说：“你哥哥一点儿没有亲弟兄的情分。京城是我逼着他封给你的。他答应是答应了，心里准不乐意。你到了京城，得好好操练兵马，将来找个机会，你从外面打进来，我在里面帮着你。要是你当了国君，我死了也能闭上眼睛啦。”

这位年轻的太叔爷住在京城里挺得意，他一面招兵买马，一面操练军队。临近地方的奴隶和犯罪的人，逃到京城去的，他一律收留。这样十年二十年，太叔爷的势力就大起来了。这些事传到郑庄公耳朵里。有几个大臣请郑庄公快

点去管一管京城太叔，说他要谋反。郑庄公自己有主意，反倒说他们说话没有分寸，还替太叔辩白说：“太叔能这么不怕辛苦，操练兵马，还不是为了咱们吗？”大臣们私下里都替国君担心，说这会儿这么由着太叔，老虎养大了，就要吃人，到那时节，后悔也就来不及了。

没有多少日子，京城太叔真把临近京城的两个小城夺去了。那两个地方的官员向郑庄公报告太叔占领两个城的情形。郑庄公听了，慢慢地点着头，眼珠子来回转着，好象算计着什么似的，可不说话。大臣都着急了，祭足说：“京城太叔操练兵马，又占了两个城，这不是造反吗？主公〔这是臣下对诸侯的尊称〕就该立刻发兵去镇压！”郑庄公把脸一沉，说他不懂道理。他说：“太叔是母亲顶喜欢的。我宁可少了几个城，也不能伤了弟兄的情分，叫母亲伤心。”当时有个大将叫公子吕，他说：“主公这会儿由着太叔，将来太叔不由着主公，怎么办呐？”郑庄公很有把握地说：“你们不必多说。到了那会儿，谁是谁非，大伙儿就都知道了。”

过了几天，郑庄公吩咐大夫祭足管理朝廷上的事情，自己上洛阳给天王办事去了。姜氏得到了这个消息，赶紧写信，打发一个心腹人到京城去约太叔发兵来打新郑。

京城太叔接到了母亲的信，直乐。一面写回信约定日期，一面对手底下的士兵说：“我奉了主公的命令发兵去保卫都城。”说着就发动兵车，打算动身。哪儿知道郑庄公早就派公子吕把什么都布置好了。公子吕叫人在半路上拿住

了那个给姜氏送信的人，搜出信来，交给郑庄公。郑庄公原来假装上洛阳去，他偷偷地绕了一个弯儿，带领着两百辆兵车来到京城附近，埋伏停当，单等太叔动手，好象钓鱼的人等着鱼儿来上钩。

公子吕派了一些士兵打扮成买卖人的模样，混进京城。赶到太叔的兵马离开了京城，他们就在城门楼子上放起火来。公子吕瞧见城门起火，立刻带领大军打进去，占领了京城。太叔出兵不上两天，听说京城丢了。那还了得！他连夜赶回来。士兵们这才知道太叔出兵原来是要他们去打国君，乱哄哄地跑了一半。太叔一见军心变了，夺不回京城，就逃到了附近的一座小城里。大城都守不住，一个小城怎么禁得起两路大军的夹攻呐？太叔叹着气说：“娘待我太好，反倒害了我了。”他就自杀了。郑庄公在太叔身上搜出了姜氏的信，恨透了他母亲姜氏。他叫人把去信和回信送回去让姜氏自己去瞧，还嘱咐祭足把姜氏送到城颖〔在河南省临颖县；颖 yǐng〕去住，起着誓说：“不到黄泉，再也不跟母亲见面了。”“到黄泉”就是死的意思。那就是说，郑庄公一辈子也不愿意再见他的母亲了。没过几天，郑庄公回到新郑。抢他君位的敌人已经灭了，他去了这块心病，不用说够痛快的了。可是外面沸沸扬扬，都说他这么对待母亲太过分了。这个不孝的罪名，他可担当不起。做一个国君，就盼望臣民象孝顺父母那样对

待他，他自己落了个不孝的罪名，人家还会来为他效力吗？母亲是他轰走的，他只要吩咐一句就能把母亲接回来。可是他已起过誓，不到黄泉，不再跟母亲见面。起了誓不算数，往后人家还拿他的话当话吗？真是左右为难了。

郑庄公正为了这件事，心里很不痛快。有个城颍的小官儿叫颍考叔，他给国君进贡来了，献上一只特别的鸟。郑庄公问他：“这是什么鸟？”颍考叔说：“这叫夜猫子，白天瞧不见东西，黑夜什么都瞧得见，真是日夜颠倒，不分是非的坏东西。这鸟小的时候，母鸟辛辛苦苦捉到了虫子，自己不吃，喂给它吃。母鸟待它多么好哇，它长大了，翅膀硬了，就把它妈吃了。真是个不孝之鸟，所以我逮了来，请主公办它。”郑庄公知道这话里面有骨头，也不出声，由着他说。可巧到了吃饭的时候，郑庄公就叫颍考叔一块儿吃，还夹了几块羊肉给他。颍考叔把顶好的一块羊肉包了起来，搁在一边。郑庄公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我妈上了岁数。我们不容易吃上肉，今天主公赏给我这么好的东西，我想起我妈还没吃过，自己哪儿咽得下去？我想带点儿给我妈去吃。”郑庄公想，颍考叔准是来提母亲的事儿，倒要听听他怎么说，就叹了一口气说：“你真是个孝子。我做了诸侯，还不能象你那么奉养母亲。”颍考叔显出惊奇的样子说：“太夫人不是很健康吗？主公怎么说不能奉养她呐？”郑庄公又叹了一口气，把姜氏帮着太叔来打新郑的事，把他赌咒〔zhòu〕起誓不到黄泉不再见面的话说了一遍。

颖考叔说：“主公这会儿惦记着〔惦diàn〕太夫人，太夫人准也惦记着主公！虽说起过誓，可是人不一定要死了才到黄泉。咱们挖个地道，挖出水来，不就是黄泉吗？咱们再在地道里盖一所房子，请太夫人坐在里头。主公走进地道去跟太夫人见面，不就应了誓言了吗？”郑庄公觉得这倒是好办法，就派颖考叔去办。下来页世昏困益册，颍考叔即从看

颖考叔带了五百个人，连挖地道带盖房子，一齐办好了，就一面把姜氏接到地底下的房子里，一面请郑庄公从地道里进去。郑庄公见了母亲，跪在地下说：“儿子不孝，求母亲恕罪！”说着，还咧着嘴哭呐。姜氏又害臊又伤心，她赶紧搀起〔搀chān〕郑庄公说：“是我不好，哪儿能怪你呐！”娘儿俩抱头哭了一顿。郑庄公扶着他母亲出了地道，上了车，故意转了好几条大街，让百姓都看看，才慢慢地回到宫里。

颖考叔给郑庄公出了这么个两全其美的主意，郑庄公当然很感激，就把他留了下来，拜他为大夫。颖考叔原来练成一身武艺，本领很大，郑庄公就让他跟公子吕、公孙都一同管理军队。

颖考叔原来练成一身武艺，本领很大，郑庄公就让他跟公子吕、公孙都一同管理军队。颖考叔原来练成一身武艺，本领很大，郑庄公就让他跟公子吕、公孙都一同管理军队。